

持之以恒探究的境界

赵德发



人类的好奇心，童年时尤其甚，觉得万事万物都值得探究，整天把眼睛瞪大，东跑西蹿。家长小心翼翼，不敢让其离开自己的视线。有人虽然年龄不小，依然会被好奇心害惨。譬如，前些年用白炽灯照明，有人听说灯泡放到嘴里拿不出来，想亲自试验一下，结果真的拿不出来，只好求救于医生，成为大家的笑料。

然而，好奇心是人类的宝贵天性之一。教育家杜威说，好奇心的终极阶段是变成一股能强化个人与世界联系的力量，这种力量能持续为我们的个人经历增加趣味性、挑战性和兴奋感。人类怀着强烈的好奇心，几千年来持续探索种种奥秘，获取无量知识，才不断提升能力，成为“万物之灵长”。

即使到了当今，人类的好奇心还是勃勃如初。譬如，对宏观世界的探究一直没有停止，各种天文望远镜分布在地球上和天上，一个个空间站陆续建成，一个个太空飞行器被发射出

去，或落向月球、火星，或飞向宇宙深处。对微观世界的探索也是如此，譬如解码生物基因，譬如发现并运用量子理论。在中观世界，人类也对自己的行为与心理好奇，人类学、心理学、社会学、政治学……集中了诸多研究成果。

人类的好奇心重，其中作家的的好奇心大概更重。甚至可以说，好奇心成就了某些作家。作家要更广泛地了解世界，认识世界，“行万里路”就成了自觉的行动。徐霞客有志于探寻名山大川的奥秘，徒步跋涉，出生入死，“达人所之未达，探人所之未知”，成就了六十多万字的《徐霞客游记》。当代一些作家更是热衷于四处游走，几乎踏遍山河大地，他们的作品能让读者很好地增广见闻，开阔视野。我本人从事创作四十多年，文才一般，好奇心却强，总想探寻和书写那些关注者较少的领域。譬如说，我想深入了解海洋，曾沿着黄海岸边行走，从长江口到鸭绿江口，掌握了大量素材，先后写出长篇纪实文学《黄海传》和长篇小说《大海风》，后者入选中国作家协会“新时代文学攀登计划”。

人类历史，苍茫浩瀚，也引发了一些作家的好奇心。他们从史书中钩沉，以深刻的历史观作灵魂，以淘得的

资料作骨肉，辅之以想象，建构起一部部作品。作家面对自己所处的时代，好奇心更是旺盛。人际关系拉拉扯扯，理不清也理想；大事小事屡屡发生，总想知晓来龙去脉。时代脉搏，现今有何变化；生活方式，怎样日新月异，都需要深入了解。尤其是，全球化、城市化、信息化如火如荼，智能时代轰然来临，人们都在怎样想、怎样做，地球上人类这个物种何去何从，实在是作家们应该密切关注的。时代大潮需要从高处俯瞰，还应该深入泡沫之下把握本质的东西。如此这般，才能写出有价值的作品，为时代留下一份文学记录。

从这个意义上说，好奇心是创作的一份原动力，是作家们一杯不可或缺的醒神咖啡。

人类中的大多数成员，年事稍高，好奇心就会减少，觉得很多事不必费心劳神去琢磨。但是作家不应该这样。即使活到老迈之年，可能眼神不好，腿脚不灵，还是要葆有好奇心，否则创作生命就会受损，乃至提前终止。

这不是说，失去了好奇心就不能成为作家。有一些才情极高的人只沉湎于昔日时光，书写过往的悠悠岁月，也会出大作甚至杰作。因为他已经凭借丰富的经历、睿智的目光，将社会与

人生观察透彻，以生花妙笔将平凡事物写得生动传神。但有些作者资质平平，却懒得学习和观察，不关心世界进展，不了解社会现状，对世道人心的把握停留在浅显层面，将常识当新见，把老故事当新段子讲，自己津津乐道，读者却觉得味同嚼蜡。

其实，作品传播过程，也在某种程度上依赖于读者的好奇心；这书写了什么？好不好看？那位作家又出新作，不知咋样？如果作家的好奇心缺失，作品缺乏新鲜新意，让读者觉得不新鲜、不够味、不过瘾，那他对你的好奇心就会丧失，就会离你而去。作家老了，即使脸上长了斑，作品中却不能有。作品中的“老人斑”，一读便知。读着读着，他会觉得一个人在他面前老生常谈、无病呻吟。他避之唯恐不及，你还想“见字如面”促膝谈心？一厢情愿罢了。

这时，好奇心便是一味良药。应该把童年时就有好奇心唤醒，对这个世界保持水乳交融的热情。谁说太阳底下无新事？看啊，每天每天，万物在生长，生活在继续，社会在前进，地球在转动。只要葆有一颗好奇心，持之以恒地探究下去，创作就有很大可能保持年轻态，达到古人讲的一个境界，“苟日新，日日新，又日新”。

春天的节奏

康健

北京的春天，总是从容不迫带着自己的节奏，农历二月、三月、四月，一步步走来，顾盼生辉。我时而在楼上凭窗张望，观察小区花园及行道树一天天的变化，时而在郊野公园健步，一次次穿行花草树木间，走过大大小小河边湖畔，感受春光既来，春色渐浓。

在城市生活的人们，足迹很少出水泥柏油路面，但依然可以走进春天深处。早春二月时，路过公园的土坡旁，发现有亮眼的小花在悄然绽放，一点、几点，一小片、一大片……就像是一张张调皮孩子的灿烂笑脸，天真无邪又肆无忌惮地惹逗你，似乎都能听见花丛中传出的咯咯的笑声。过往的行人不由慢下脚步，注目这些花儿，带着欣喜打量它们。它们是迎春。多么朴实而动听的名称啊，而且名与实相符。稍晚些的是连翘。连翘和迎春样子差不多，傻傻分不清不要紧，重点是它们接力而来，竞相盛开，给人们带来春的消息。

看远处，朝阳的柳树梢上，已有一抹亮色的鹅黄点染，像是高悬的米黄酒旗，又像是万千流苏迎风摆动，提醒人们春意已闹上枝头。北方的柳树多高大伟岸，看似粗犷豪放一些，却也呈现出潇洒妩媚的面相。柳树鹅黄新绿，也是春来的播报。北宋王安石有《南浦》一诗：“南浦东冈二月时，物华撩我有新诗。含风鸭绿粼粼起，弄日鹅黄袅袅垂。”在这幅绝美的早春美景中，时间地点俱有，美物色彩兼备，其中最亮眼的风物有两样：鹅黄和鸭绿，新柳和春水。鹅黄鸭绿，鹭白鸭青，如此多彩的早春颜色，惊艳了世界，也惊艳了人心。

时令进入三月，春意开始浩荡。草色一天比一天绿，也一天比一天深，但总体上是那种嫩嫩的新绿，充满勃勃的生机。园中的花木由爆蕾而发华，而生新叶，而成花海，或绿阵。所有这些，都不用等上多少天，变化好像就是瞬息之间的事，稍不留神便会错过。

春生万物，每天都是新的，一天是小变化，几天就有大变化。才几天不见，草地新绿已是无边蔓延，明亮晃人眼。每一根小草都挺直了腰肢，通体新鲜闪亮，是努力生长的样子。而抬眼远望，几片小树林开始集体着了春衫。最惹眼的是春阳照耀之下，一树树的新叶也一天天长大不少，发出油亮而柔和的光泽。而各种花儿这时候已次第盛开，红的桃花，白的梨花、杏花、海棠花，还有各种粉的不知名字的什么花，一树树，一丛丛，高高低低盛开，各自乐此不疲。园中湖泊和池塘都是水清见底，倒映着周围的绿树杂花，居然还有偶尔几声零星的虫鸣，呈现出一种幽远静谧之美。林间、花丛、河边、路上，有各色各样好看的小鸟落下、飞起，掠过，三五成群，啾啾啾啾，叽叽喳喳，七嘴八舌很热烈的样子。这些年来经过持续努力，环境普遍改观，越来越多品种和数量的鸟类在公园落脚。

我站在高楼之上的办公室窗边往下看，见春日良辰，风和日丽，马路两侧的人行道上，已有绿树掩映。阳光贯穿树顶，投下斑驳的日影，像是铺在地面上大张的剪纸作品，疏疏密密，明明暗暗。行人在其间来来往往，人得画又走出来。片片新绿如云浮在上，晃眼的日影错落在下，人在树下穿行，被光与影爱抚，尽显春日温柔。太阳还没有大热，稀疏的树荫只是点缀，美化的功能超过了实用的要求，但很快就会变得不可或缺。

四月春深，已至暮春。暮春是春深

的别一种说法，到了这个时候，绿色已经无所不在。绿色的规模和程度都大大地推进，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境界，所有的空间乃至所有的空白都被绿色充满。满坑满谷的绿意足够盛大，在地上膨胀溢出，还想往天上去。于是，看到那些遍地铺陈、漫无际涯的绿意真的就飞上天了。一树一树成排连片，腿脚扎进绿色的海洋，挺拔的腰身向空中延伸，披挂茂盛的绿叶连天蔽日。暮春是春之盛。此时的春天，是青春勃发、是风华正茂，热情迸发，活力彰显。

春意最浓，花事也最盛，大地就是一座大花园。这个时候，有花开，也有花落，一茬接着一茬。乡村的花也多，但野生的居多，人为侍弄的少。城里的花开得集中，称得上是百花园，各种各样的花在一起，让人看得方便、赏得过瘾。最夸张的是，除了花的海洋，还有一棵棵缀满繁花的大树，像是平地上升起了花的高楼，让人抬头仰望，低头生叹。这边厢，花开正欢；那边厢，落英缤纷。花有花期，不过，大可不必伤春，在当下尚是脉脉温情，在前方更有炙人的热情，新陈代谢更加频繁，生命也会加速成长。

也该说说春雨了。春雨贵如油，是对春雨的夸赞，也透露出人们对春雨的期盼之情。悠闲的人在春燥时盼春雨，是为了让春雨滋润心田，给生活添加诗意；四季忙碌的农人在春耕时也盼春雨，是为了让春雨滋润禾苗，给一年好收成打下基础。“好雨知时节，当春乃发生”，经过雨水洗礼的大地，花木扶疏，草色新绿，水汽氤氲于天地之间，不外是浓浓的春天的气息。

人们在春天之初做出各种计划，播种希望的种子，设定大小目标，憧憬埋在心底的理想。因为他们相信希望会发芽，理想能实现，心心念念全是向着前方和未来。一年又一年，人们盼春、迎春、惜春，是因为春天总是激励着一整年的奋斗与创造。



攀登海龙屯

方洪羽

贵州遵义有一个享誉世界的文化遗产，那便是海龙屯。上世纪70年代末，这座遗址从埋没中被“重新发现”，2015年，作为中国三大土司遗址之一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。

海龙屯地处云贵高原向四川盆地过渡的斜坡北段，雄踞在黔北著名要塞娄山关以南的龙岩山上，有“飞鸟腾猿，不能逾者”之险。据传修建屯堡之前，并没有通往龙岩山顶的路。修建之时，人们选择在龙岩东南面松岩坡的山体基岩上凿出一道道台阶，才有了一条可以攀升至龙岩山顶的登屯古道。其道曲折呈“之”字形，地势可谓险绝。

城堡用大青石垒筑，屯前设六关，屯后有三关，各关之间护墙相连，随山势绵延十余里。从山脚仰望，气势磅礴的城墙、关隘在苍翠的山间时隐时现。从空中俯瞰，云雾缭绕中隐约可见一座山巅石城悬浮在悬崖峭壁之上，一条登屯古道犹如龙盘蛇绕，从山脚向屯顶盘旋而上，蔚为壮观。

自登屯入口向上约百米，我们来到东面山腰南侧的铜柱关。从如今的旅游栈道扶梯而上，再走不过百余步，就来到一处开阔平地。此处可以俯视沟谷，蜿蜒厚实的城墙从这里一直修到与其互为犄角、相背而立的铁柱关。两关之间构成了海龙屯的第一道防线，寓意为“铜墙铁壁，坚不可摧”。一路向上，关隘渐渐多了起来。每过一道关隘，你都能感受到它的宏伟气势和沧桑。试着攀登“三十六步天梯”。远远地看，还以为仅是一个普通的石梯，走近些才发现，它嵌在陡峭的山梁上，每一步梯级高度达五十多厘米，宽度二百八十厘米左右，步跨约一百五十厘米。即便是一个身强力壮之人，也需手脚并用攀爬前行。我刚从第一步阶梯攀爬到第二步时，就感觉双手无处攀附，双脚在湿滑倾斜的青石上无法找到着力点，越想向上攀爬就越向下滑，折腾到第三步阶梯，已气喘吁吁、四肢发软，只能仰头望梯止步，改从游道而上。

进入一条三百米来长的“夹沟”式通道，这便是飞虎大道。到达此处，已是大汗淋漓，一阵山风从通道吹过，夹杂着草木的清香，让人疲累顿消。偶有被惊飞的鸟儿扑棱棱从林中起飞，化成一幅有动有静的优雅画卷。这是一条半山腰开凿出来的军事通道，两侧以天然高山为屏障，最宽处达三四米，最窄处仅一米左右，当时主要作连接飞虎、飞龙两关栈道和藏兵之用。

穿过飞龙关，视野豁然开朗。经过一段相对平缓的小道，便来到位于屯上缓坡沟谷地带的朝天关了。朝天关看起来比之前的那些关隘要宏大得多，是所有关隘中保存最好的。这里南接飞凤关，北望飞龙关，视野极其开阔，上山之路可尽收眼底。攀登至屯顶，风力渐大，天空开始渐渐低沉。放眼山野，极目远眺，可见东面几公里外的养马城，还能识别东北方向二十公里开外巍峨的娄山关。此时，夕阳正待西下，苍茫大地残阳如血，映红了天际。

海龙屯遗址曾深埋于历史的尘埃之中，后来被考古人员一铲一锹清理出来。我们从古道南面直下，徐徐山风在耳畔轻轻呢喃，仿佛在细细讲述遗址被发现与发掘的过程。历史的遗韵弥漫在一块块长满青苔的石阶上，浸润在整个承载着厚重历史的遗址中，默默等待人们的翻阅。



▲中国画《大湖之晨》，作者宋文治，江苏省美术馆藏。

大地

石炭纪森林深处

肖建勇

从邵阳麻溪冲回长沙，途中绕至我熟悉的矿场。这里改制前叫湖南省涟邵矿务局牛马司煤矿，矿里人如今仍叫原来的名字，这是一种记忆，也是一种情怀。

牛马司煤矿曾经有斗米山、水井头、麻元村、铁箕山等工区。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，万余名职工家属生活工作在这片土地上，学校、医院一应俱全。后来因为资源枯竭，关停了一些工区，矿里规模缩了一半。留下来的人，每天依然在矿井里进进出出。这里如今仍是湘中较大的煤矿。

我们到达矿里时正是上午，遇到不少人，全是些矿里的老职工，结伴到集市采购生活用品。每天仍有一两趟装煤的火车从“牛马司”小站驶进矿里煤坪，装满煤后，拉着长长的汽笛驶出，慢慢消失在矿山的目光里。水井头工区是立井，井筒如树向地层深处倒长着，轿厢般的罐笼穿梭在地面与井下。主副井架隔着三十来米，一高一矮，像高低杠。眼下是生产高峰时间，天轮转动得欢快，罐笼把地层深处的空气带了上来，与井口的空气

一接触，薄薄的白雾和潮湿的霉味顿时弥漫开来。

牛马司煤矿是我的根。上世纪70年代初，我出生在矿上，吃着矿上的白面馒头长大，再后来又在矿上工作，算起来，前后有近二十年。三十三年前的冬天，一纸入矿通知，牵引我走进矿区。那个下午，十多个年轻人入矿，在副总工程师的带领下，来到水井头工区井下三百米深的采煤工作面。井下巷道四通八达，如同不夜的集镇，远不是外人在地面看到的样子。除了机车、电机等设备发出可以分辨的声音外，还有一种来源不明的声音进入了我的脑海，让我生出莫名的惊慌。副总工说，现在我们距地面垂直深度近七百米，有任何感觉都十分正常。他领着我们在这黢黑的巷道里前行，矿灯的光只能看清十来米外的景物，再远些就模糊了。越靠近作业点，空气里湿润的霉味儿越发稠密，特别像长期被掩埋在地里的树叶被挖掘后溢出的味道。

后来，我分到了铁箕山工区。我们队主

要担负井下东翼负三百米有关区域的掘进作业，耳朵里那种奇怪的声音如影随形，如想象里进入茫茫宇宙，来自黑洞周边的声音。每天与师傅在挡头作业，尽管又苦又累，但心里有种从未有过的踏实。

师傅们心态极好，虽然工作强度大，依然苦中作乐，利用挡头放炮和吃班中餐后十来分钟的休息时间席地而坐扯话。在地层深处里，阵阵笑声给无尽的巷道平添了一些活力。小憩后复工，师傅们一个个拿起工具，义无反顾走向挡头，打钻的打钻，支树的支树，开扒矿机的开扒矿机。一个多月后，或许是习惯了井下的节奏，或许是感染了师傅们的乐观，那种不明由来的声音慢慢消失了。

我在井下工作不久便调到了工区机关。一天，有位采矿工程师来到我办公室，聊到矿山的发展、煤炭的形成，聊得投缘，还把一块小动物化石送给了我，说是石燕。石炭纪时代有很多现在灭绝了的生物，石燕就是其中一种。他说，对煤炭了解多了，真能够听到亿万年前

